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

話說秦鐘既死，寶玉痛哭不止，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，歸時還帶餘哀。賈母幫了幾□兩銀子外，又另備奠儀，寶玉去弔祭。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，別無記述。只有寶玉，日日感悼，思念不已，然亦無可如何了，又不知過了幾時纔罷。這日賈政等來回賈政：「園內工程俱已告竣。大老爺已瞧過了，只等老爺瞧了，或有不妥之處，再行改造，好題匾額對聯。」賈政聽了，沉思一會，說道：「這匾對倒是一件難事。論理，該請貴妃賜題纔是，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，亦難懸擬。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行請題，若大景致，若干亭榭，無字標題，任是花柳山水，也斷不能生色。」眾清客在旁笑答道：「老世翁所見極是。如今我們有個主意：各處匾對，斷不可少，亦斷不可定。如今且按其景致，或兩字、三字、四字、虛合其意擬了來，暫且做出燈匾對聯懸了，待貴妃遊幸時，再請定名，豈不兩全？」賈政聽了道：「所見不差。我們今日且看看去，只管題了，若妥便用；若不妥，將兩村請來，令他再擬。」眾人笑道：「老爺今日一擬定佳，何必又待兩村？」賈政笑道：「你們不知。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的；如今上了年紀，且案牘勞煩，於這怡情悅性的文章更生疏了，便擬出來也不免迂腐，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，轉沒意思。」眾清客道：「這也無妨。我們大家看了公擬，各舉所長，優則存之，劣則刪之，未為不可。」賈政道：「此論極是。且喜今日天氣和暖，大家去逛逛。」說著，起身引眾人前往。賈珍先去園中知會。

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鐘，憂傷不已，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子裡來玩耍。此時也纔進去，忽見賈珍來了，和他笑道：「你還不快出去呢，一會子老爺就來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帶著奶娘小廝們，一溜煙跑出園來。方轉過彎，頂頭看見賈政引著眾客來了，躲之不及，只得一旁站住。

賈政近來聞得代儒稱讚他專能對對，雖不喜讀書，卻有些歪才，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，意欲試他一試。寶玉未知何意，只得隨往。剛至園門，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旁邊侍立。賈政道：「你且把園門關上，我們先瞧外面，再進去。」賈珍命人將門關上。

賈政先乘正看門。只見正門五間，上面簷瓦泥鰍脊；那門欄窗櫺俱是細雕時新花樣，並無朱粉塗飾，一色水磨群牆；下面白石台階，鑿成西番蓮花樣；左右一望，雪白粉牆，下面虎皮石砌成紋理，不落富麗俗套。自是喜歡，遂命開門進去。只見一帶翠嶂，擋在面前。眾清客都道：「好山，好山！」賈政道：「非此一山，一進來，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，更有何趣？」眾人都道：「極是。非胸中大有邱壑，焉能想到這裡！」說畢，往前一望，見白石峻嶒，或如鬼怪，或似猛獸，縱橫拱立。上面苔蘚斑駁，或藤蘿掩映，其中微露羊腸小徑。賈政道：「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，回來由那一邊出去，方可遍覽。」說畢，命賈珍前導，自己扶了寶玉，逶迤走進山口。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，正是迎面留題處。

賈政回頭笑道：「諸公請看，此處題以何名方妙？」眾人聽說，也有說該題「疊翠」二字的，也有說該題「錦嶂」的，又有說「賽香爐」的，又有說「小終南」的……種種名色，不止幾□個。原來眾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情，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衍，寶玉也知此意。

賈政聽了，便回頭命寶玉擬來。寶玉道：「嘗聽見古人說：『編新不如述舊，刻古終勝雕今。』況這裡並非主山正景，原無可題，不過是探景的一進步耳，莫如直書古人『曲徑通幽』這舊句在上，倒也大方。」眾人聽了，讚道：「是極！妙極！二世兄天分高，才情遠，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！」賈政笑道：「不當過獎他。他年小的人，不過以一知充□用，取笑罷了，再俟選擬。」

說著，進入石洞，只見佳木籠蔥，奇花爛熳，一帶清流，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。再進數步，漸向北邊，平坦寬豁，兩邊飛樓插空，雕甍繡檻，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。俯而視之，但見青溪瀉玉，石磴穿雲；白石為欄，環抱池沼，石橋三港，獸面啣吐。橋上有亭。

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，問：「諸公以何題此？」諸人都道：「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：『有亭翼然』，就名『翼然』罷。」賈政笑道：「『翼然』雖佳，但此亭壓水而成，還須偏於水題為稱。依我拙裁，歐陽公句，『瀉於兩峰之間』，竟用他這一個『瀉』字。」有一客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竟是『瀉玉』二字妙。」賈政拈鬚尋思，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。寶玉回道：「老爺方纔所說已是，但如今追究了去，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醴泉用一瀉字則妥，今日此泉也用瀉字，似乎不妥。況此處既為省親別墅，亦當依應制之體，用此等字，亦似粗陋不雅。求再擬蘊藉含蓄者。」賈政笑道：「諸公聽此論何如？方才眾人編新，你說不如述古；如今我們述古，你又說粗陋不妥。你且說你的。」寶玉道：「用『瀉玉』二字，則不若『沁芳』二字，豈不新雅？」賈政拈鬚點頭不語。眾人都忙迎合，稱讚寶玉才情不凡。賈政道：「匾上二字容易，再作一副七言對來。」寶玉四顧一望，機上心來，乃念道：「繞堤柳借三篙翠，隔岸花分一脈香。」

賈政聽了，點頭微笑。眾人又稱讚了一番。於是出亭過池，一山一石，一花一木，莫不著意觀覽。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，數楹修舍，有千百竿翠竹遮映。眾人都道：「好個所在！」於是大家進入。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，階下石子漫成甬路，上面小小三間房舍，兩明一暗，裡面都是合著地步打的床几椅案。從裡間房裡又有一小門出去，卻是後園，有大株梨花，闊葉芭蕉，又有兩間小小退步。後院牆下忽開一隙，得泉一派，開溝尺許，灌入牆內，繞階緣屋至前院，盤旋竹下而出。

賈政笑道：「這一處倒還好。若能月夜至此窗下讀書，也不枉虛生一世！」說著，便看寶玉，唬的寶玉忙垂了頭。眾人忙用閒話解說。又二客說：「此處的匾，該題四個字。」賈政笑問：「那四字？」一個道是「淇水遺風」。賈政道：「也俗。」又一個道是「睢園遺跡」。賈政道：「也俗。」賈珍在旁說道：「還是寶兄弟擬一個罷。」賈政道：「他未曾做，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，可見是個輕薄東西！」眾客道：「議論的是，也無奈他何。」賈政忙道：「休如此縱了他。」因說道：「今日任你狂為亂道，等說出議論來，方許你做。方纔眾人說的，可有使得的沒有？」寶玉見問，便答道：「都似不妥。」賈政冷笑道：「怎麼不妥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，必須頌聖方可。若用四字的匾，又有古人現成的，何必再做？」賈政道：「難道『淇水』『睢園』不是古人的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太板了，莫若『有鳳來儀』四字。」眾人都鬨然叫妙。賈政點頭道：「畜生，畜生！可謂『管窺蠡測』矣。」因命：「再題一聯來。」寶玉便念道：「寶鼎茶閒煙尚綠，幽窗棋罷指猶涼。」

賈政搖頭道：「也未見長。」說畢，引人出來。方欲走時，忽想起一事來，問賈珍道：「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，還有那些帳幔，簾子並陳設玩器、古董，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？」賈珍回道：「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，自然臨期合式陳設。帳幔、簾子，昨日聽見璉兄弟說，還不全。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，量準尺寸，就打發人辦去的，想必昨日得了一半。」

賈政聽了，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，便叫人去喚賈璉。一時來了。賈政問他：「共有幾宗？現今得了幾宗？尚欠幾宗？」賈璉見問，忙向靴筒內取出靴掖裡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，看了一眼，回道：「粧蟒灑堆，刻絲彈墨，並各色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□架，昨日得了八□架，下欠四□架。簾子二百掛，昨日俱得了。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，湘妃竹簾一百掛，金絲藤紅漆竹簾一百掛，黑漆竹簾一百掛，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；每樣得了一半，也不過秋天都全了。椅搭、桌圍、床裙、杌套，每分一千二百件，也有了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忽見青山斜阻。轉過山懷中，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，牆上皆用稻莖掩護。有幾百枝杏花，如噴火蒸霞一般。裡面數楹茅屋，外面卻是桑榆樅柘，各色樹稚新條，隨其曲折，編就兩溜青籬。籬外山坡之下，有一土井，旁有桔槔轆轤之屬；下面分畦列畝，佳蔬菜花，一望無際。

賈政笑道：「倒是此處有些道理。雖係人力穿鑿，卻入目動心，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。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。」說畢，方欲進去，忽見籬門外路旁有一石，亦為留題之所。眾人笑道：「更妙，更妙！此處若懸匾待題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。立此一碣，又覺許多生色，非范石湖田家之詠不足以盡其妙。」賈政道：「諸公請題。」眾人云：「方纔世兄云：『編新不如述舊。』此處古人已道盡矣，莫若直書『杏花村』為妙。」

賈政聽了，笑向賈珍道：「正虧提醒了我。此處都好，只是還少一個酒幌，明日竟做一個來。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，不必華麗，用竹竿挑在樹梢頭。」賈珍答應了，又回道：「此處竟不必養別樣雀鳥，只養些鵝、鴨、雞之類纔相稱。」賈政與眾人都說：「好。」賈政又向眾人道：「『杏花村』固佳，只是犯了正村名，直待請名方可。」眾客都道：「是呀，如今虛的卻是何字樣好呢？」

大家正想，寶玉卻等不得了，也不等賈政的話，便說道：「舊詩云：『紅杏梢頭掛酒旗』，如今莫若且題以『杏帘在望』四字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好個『在望』！又暗合『杏花村』意思。」寶玉冷笑道：「村名若用『杏花』二字，便俗陋不堪了。唐人詩裡還有『柴門臨水稻花香』。何不用『稻香村』的妙？」眾人聽了，越發同聲拍手道：「妙！」賈政一聲斷喝：「無知的畜生！你能知道幾個古人？能記得幾首舊詩，敢在老先生們跟前賣弄！方纔任你胡說，也不過試你的清濁，取笑而已，你就認真了？」說著，引眾人步入茆堂。裡面紙窗木榻，富貴氣象，一洗皆盡。

賈政心中自是歡喜，卻瞅寶玉道：「此處如何？」眾人見問，都忙悄悄的推寶玉，教他說好。寶玉不聽人言，便應聲道：「不及『有鳳來儀』多了。」賈政聽了道：「咳，無知的蠢物！你只知朱樓畫棟，惡賴富麗為佳，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呢！——終是不讀書之過！」寶玉忙答道：「老爺教訓的固是，但古人云『天然』二字，不知何意？」

眾人見寶玉牛心，都怕他討了沒趣，今見問「天然」二字，眾人忙道：「哥兒別的都明白，如何『天然』反要問呢？天然者，天之自成，不是人力之所為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卻又來！此處置一田莊，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。遠無鄰村，近不負郭，背山無脈，臨水無源；高無隱寺之塔，下無通市之橋，峭然孤出，似非大觀。那及前數處有自然之理，得自然之趣呢，雖種竹引泉，亦不傷穿鑿。古人云『天然圖畫』四字，正恐非其地而強為其地，非其山而強為其山，即百般精巧，終不相宜。……」未及說完，賈政氣的喝命：「搯出去！」纔出去，又喝命回來，命：「再題一聯，若不通，一併打嘴巴！」寶玉嚇的戰兢兢的半日，只得念道：「新綠漲添澗葛處，好雲香護采芹人。」賈政聽了，搖頭道：「更不好。」一面引人出來。轉過山坡，穿花度柳，撫石依泉。過了茶蘼架，入木香棚，越牡丹亭，度芍藥圃，到薔薇院，傍芭蕉塢裡，盤旋曲折，忽聞水聲潺潺，出於石洞。上則蘿薜倒垂，下則落花浮蕩。眾人都道：「好景，好景！」賈政道：「諸公題以何名？」眾人道：「再不擬了，恰恰乎是『武陵源』三字。」賈政笑道：「又落實了，而且陳舊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不然，就用『秦人舊舍』四字也罷。」寶玉道：「越發背謬了。『秦人舊舍』是避亂之意，如何使得？莫若『蓼汀花溆』四字。」賈政聽了道：「更是胡說！」

於是賈政進了港洞，又問賈珍：「有船無船？」賈珍道：「採蓮船共四隻，座船一隻，如今尚未造成。」賈政笑道：「可惜不得入！」賈珍道：「從山上盤道，也可以進去的。」說畢，在前導引。大家攀藤撫樹過去。只見水上落花愈多，其水愈加清溜，溶溶蕩蕩，曲折縈紆。池邊兩行垂柳，雜以桃杏遮天，無一些塵土。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，度過橋去，諸路可通，便見一所清涼瓦舍，一色水磨磚牆，清瓦花堵。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。

賈政道：「此處這一所房子，無味的很！」因而步入門時，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，四面群繞各式石塊，竟把裡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。且一樹花木也無，只見許多異草，或有牽藤的，或有引蔓的，或垂山嶺，或穿石腳，甚至垂簷繞柱，縈砌盤階，或如翠帶飄飄，或如金繩蟠屈，或實若丹砂，或花如金桂。——一味香氣馥，非凡花之可比。賈政不禁道：「有趣！只是不大認識。」有的說是薜荔藤蘿。賈政道：「薜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？」寶玉道：「果然不是。這眾草中也有藤蘿薜荔。那香的是杜若蘅蕪。那一種大約是菝葜。這一種大約是金葛。那一種是金荳草，這一種是玉蔞藤。紅的自然紫芸，綠的定是青芷。想來那《離騷》《文選》所有的那些異草：有叫作什麼藿蘘葍的，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；還有什麼石帆、清松、扶留等樣的——見於左太冲《吳都賦》；又有叫作什麼綠萸的，還有什麼丹椒、薜蘿、風蓮——見於《蜀都賦》。如今年深歲改，人不能識，故皆像形奪名，漸漸的喚差了，也是有的……」未及說完，賈政喝道：「誰問你來？」唬的寶玉倒退，不敢再說。

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，便順著遊廊步入。只見上面五間清廈，連著捲棚，四面山廊，綠窗油壁，更比前清雅不同。賈政歎道：「此軒中煮茗操琴，也不必再焚香了。此造卻出意外，諸公必有佳作新題，以顏其額，方不負此。」眾人笑道：「莫若『蘭風蕙露』貼切了。」賈政道：「也只好用這四字。其聯云何？」一人道：「我想了一對，大家批削改正。」道是：「麝蘭芳馥斜陽院，杜若香飄明月洲。」

眾人道：「妙則妙矣，只是『斜陽』二字不妥。」那人引古詩「薜蘿滿院泣斜陽」句。眾人云：「頹喪，頹喪！」又一人道：「我也有一聯，諸公評閱評閱。」念道：「三徑香風飄玉蕙，一庭明月照金蘭。」

賈政拈鬚沉吟，意欲也題一聯，忽抬頭見寶玉在旁，不敢作聲，因喝道：「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？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？」寶玉聽了，回道：「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、明月、洲渚之類，若要這樣著跡說來，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。」賈政道：「誰按著你的頭，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如此說，則匾上莫若『蘅芷清芬』四字。對聯則是『吟成豆蔻詩猶豔，睡足荼蘼夢亦香。』」賈政笑道：「這是套的『書成蕉葉文猶綠』，不足為奇。」眾人道：「李太白《鳳凰臺》之作全套《黃鶴樓》，只要套得妙。如今細評起來，方纔這一聯竟比『書成蕉葉』尤覺幽雅活動。」賈政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？」

說著，大家出來。走不多遠，則見崇閣巍峨，層樓高起，面面琳宮合抱，迢迢複道縈紆。青松拂簷，玉蘭繞砌。金輝獸面，彩煥螭頭。賈政道：「這是正殿了。只是太富麗了些。」眾人都道：「要如此方是。雖然貴妃崇尚節儉，然今日之尊，禮儀如此，不為過也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，上面龍蟠螭護，玲瓏鑿就。賈政道：「此處書以何文？」眾人道：「必是『蓬萊仙境』方妙。」賈政搖頭不語。

寶玉見了這個所在，心中忽有所動，尋思起來，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，卻一時想不起那年那日的事了。賈政又命他題詠。寶玉只顧細思前景，全無心於此了。眾人不知其意，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，精神耗散，才盡詞窮了；再要作難逼迫著了急，或生出事來倒不便，遂忙都勸賈政道：「罷了，明日再題罷了。」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，遂冷笑道：「你這畜生，也竟有不能之時了。——也罷，限你一日。明日題不來，定不饒你！這是第一要緊處所，要好生作來！」

說著，引人出來，再一觀望，原來自進門至此，纔遊了□之五六。又值人來回：「有兩村處遣人回話。」賈政笑道：「此數處不能遊了。雖如此，到底從那一邊出去，也可略觀大概。」說著，引客行來，至一大橋，水如晶簾一般奔入。原來這橋邊是通外河之閘，引泉而入者。賈政因問：「此閘何名？」寶玉道：「此乃沁芳源之正流，即名『沁芳閘』。」賈政道：「胡說！偏不用『沁芳』二字！」

於是一路行來，或清堂，或茅舍，或堆石為垣，或編花為門，或山下得幽尼佛寺，或林中藏女道丹房，或長廊曲洞，或方廈圓亭。賈政皆不及進去。因半日未嘗歇息，腿酸腳軟，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，賈政道：「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。」說著，一徑引入。繞著碧桃花，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，俄見粉垣環護，綠柳周垂。賈政與眾人進了門。兩邊盡是遊廊相接，院中點綴幾塊山石。一邊種幾本芭蕉；那一邊是一樹西府海棠，其勢若傘，絲垂金縷，葩吐丹砂。

眾人都道：「好花，好花！海棠也有，從沒見過這樣好的。」賈政道：「這叫做『女兒棠』，乃是外國之種。俗傳出女兒國，故花最繁盛，亦荒唐不經之說耳。」眾人道：「畢竟此花不同！女國之說想亦有之。」寶玉云：「大約騷人詠士以此花紅若脂，弱如扶病，近乎閨閣風度，故以女兒命名。世人以訛傳訛，都未免認真了。」眾人都說：「領教。妙解！」

一面說話，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。賈政因道：「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？」一客道：「『蕉鶴』二字妙。」又一個道：「『崇光泛彩』方妙。」賈政與眾人都道：「好個『崇光泛彩』！」寶玉也道：「妙。」又說：「只是可惜了！」眾人問：「如何可惜？」寶玉道：「此處蕉棠兩植，其意暗蓄『紅綠』二字在內，若說一樣，遺漏一樣，便不足取。」賈政道：「依你如何？」寶玉道：「依我題『紅香綠玉』四字，方兩全其美。」賈政搖頭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」說著，引人進入房內。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，竟分不出間隔來。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，或流雲百蝠，或歲寒三友，或山水人物，或翎毛花卉，或集錦，或博古，或萬福萬壽，各種花樣，皆是名手雕鏤，五彩鎊金嵌玉的。一隔一隔，或貯書，或設鼎，或安置筆硯，或供設瓶花，或安放盆景。其隔式樣，或圓，或方，或葵花蕉葉，或連環半壁。真是花團錦簇，剔透玲瓏！條爾五色紗糊，竟係小窗；條爾彩綾輕覆，竟如幽戶。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，如琴、劍、懸瓶之類，俱懸於壁，卻都是與壁相平的。眾人都讚：「好精緻！難為怎麼做的！」

原來賈政走進來了，未到兩層，便都迷了舊路，左瞧也有門可通，右瞧也有窗隔斷。及到跟前，又被一架書擋住；回頭又有窗紗明透門徑。及至門前，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，與自己的形相一樣，卻是一架大玻璃鏡。轉過鏡去，一發見門多了。賈珍笑道：「老爺隨我來。從這裡出去就是後院，出了後院倒比先近了。」引著賈政及眾人轉了兩層紗櫺，果得一門出去。院中滿架薔薇，轉過花障，只見清溪前阻。眾人詫異：「這水又從何而來？」賈珍遙指道：「原從那間起流至那洞口，從東北山凹裡引到那村莊裡，又開一道岔口，引至西南上，共總流到這裡，仍舊合在一處，從那牆下出去。」眾人聽了，都道：「神妙之極！」說著，忽見大山阻路，眾人都迷了路，賈珍笑道：「跟我來。」乃在前導引。眾人隨著，由山腳下一轉，便是平坦大路，豁然大門現於面前。眾人都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搜神奪巧，至於此極！」於是大家出來。

那寶玉一心只記掛著裡邊姊妹們，又不見賈政吩咐，只得跟到書房。賈政忽想起來道：「你還不去，看老太太惦記你。難道還逛不足麼？」寶玉方退了出來。至院外，就有跟賈政的小廝上來抱住，說道：「今日虧了老爺喜歡！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遍，我們回說老爺喜歡，要不然，老太太叫你進去了，就不得展才了。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眾人都強，今兒得了彩頭，該賞我們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每人一吊。」眾人道：「誰沒見那一吊錢！把這荷包賞了罷。」說著，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，解扇袋，不容分說，將寶玉所佩之物，盡行解去。又道：「好生送上去罷。」一個個圍繞著，送至賈母門前。那時賈母正等著他，見他來了，知道不曾難為他，心中自是喜歡。

少時，襲人倒了茶來，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，因笑道：「帶的東西，必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。」黛玉聽說，走過來一瞧，果然一件沒有，因向寶玉道：「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？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，可不能夠了！」說畢，生氣回房，將前日寶玉囑咐他沒做完的香袋兒，拿起剪子來就鉸。寶玉見他生氣，便忙趕過來，早已剪破了。寶玉曾見過這香袋，雖未完工，卻也分精巧，無故剪了，卻也可氣。因忙把衣領解了，從裡面衣襟上將所繫荷包解下來了，遞與黛玉道：「你瞧瞧，這是什麼東西？我何曾把你的東西給人來著？」

黛玉見他如此珍重，帶在裡面，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，因此，自悔莽撞剪了香袋，低著頭，一言不發。寶玉道：「你也不用鉸，我知你是懶怠給我東西。我連這荷包奉還，何如？」說著，擲向他懷中而去。黛玉越發氣的哭了，拿起荷包又鉸。寶玉忙回身搶住，笑道：「好妹妹，饒了他罷！」黛玉將剪子一摔，拭淚說道：「你不用合我好一陣，歹一陣的，要惱就擱開手！」說著，賭氣上床，面向裡倒下拭淚。禁不住寶玉上來，妹妹長，妹妹短，賠不是。

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。眾人回說：「在林姑娘房裡。」賈母聽說道：「好，好！讓他姊妹們一處玩玩兒罷。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，讓他鬆泛一會子罷。——只別叫他們拌嘴。」眾人答應著。

黛玉被寶玉纏不過，只得起來道：「你的意思，不叫我安生，我就離了你。」說著，往外就走。寶玉笑道：「你到那裡，我跟你到那裡。」一面仍拿著荷包來帶上。黛玉伸手搶道：「你說不要，這會子又帶上，我也替你怪臊的！」說著，嗤的一聲笑了。寶玉道：「好妹妹，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！」黛玉道：「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二人出房，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。可巧寶釵也在那裡。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。原來賈薈已從姑蘇採買了二個女孩子，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。那時薛姨媽另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，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，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。又另派了家中舊曾學過歌唱的眾女人們，——如今皆是皤然老嫗，——著他們帶領管理。其日月出入銀錢等事，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，就令賈薈總理。

又有林之孝來回：「採訪聘買得二個小尼姑、小道姑，都到了，連新做的二四分道袍也有了。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，本是蘇州人氏，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，因自幼多病，買了許多替身，皆不中用，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，方纔好了，所以帶髮修行。今年八歲，取名妙玉。如今父母俱已亡故，身邊只有兩個老嫗、一個小丫頭伏侍。文墨也極通，經典也極熟，模樣又極好。因聽說『長安』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，去年隨了師父上來，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著。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，於去冬圓寂了。遺言說他不宜回鄉，在此靜候，自有結果，所以未曾扶靈回去。」王夫人便道：「這樣，我們何不接了他來？」林之孝家的回道：「若請他，他說：『侯門公府，必以貴勢壓人，我再不去的！』」王夫人道：「他既是宦家小姐，自然要性傲些，就下個請帖請他，何妨？」林之孝家的答應著，出去叫書啟相公寫個請帖去請妙玉，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